

年度选本中的一匹黑马
国民文学素质提升的枕边书

中国散文 年度佳作 2009

ZHONGGUO SANWEN NIANDUJIAZUO 2009

让您领略当下散文的顶尖意趣 让您领略当下散文的
自由精神 让您领略当下散文的思想盛宴

耿立
选编

贵州出版集团
人民出版社

中國教文 年度佳作 2009

NGGUO SANWEN NIANDUJIAZUO 2009

耿立 选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J261

G3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2009/耿立选编.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 - 7 - 221 - 08929 - 8

I. ①中… II. ①耿…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6121 号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2009

选编者 耿立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耿芸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数 377 千字

印张 29.25

定价 38.00 元

选编者

石耿立，笔名耿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授、著名散文家，其作品曾入选“2006中国散文排行榜”、“2007中国随笔排行榜”、“2008中国随笔排行榜佳作”，并多次被各种选本选载。

序文

乱花迷人眼：盘点 2009 散文

到了年头岁尾，人们总要回顾，总要盘点，怎样为 2009 的年度散文作一个形象的描述呢？我以为最恰切的莫过：乱花迷人眼，浅草没马蹄。

乱花是繁茂，是生机，是众声喧哗，没有秩序也是一种秩序，在春的原野上，每朵花都喊出自己的声音，亮出自己的色彩，并没有一朵花有权利因为自己的开放，就让别的花蕾枯萎；而对阅读者，好比是马上的浏览，丽日蓝天，春阳温煦，马儿疾走还是徐缓，一任自由东西，这既符合散文的精神质地，也是阅读者的情怀。

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中国散文的传统和底子，有浓重的史传色彩，《左传》、《史记》是中国散文的最重要的源头，《左传》、《史记》里对人的形态声口，对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立传，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丰富了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故中国的散文，对人的生态描摹，一直是文字的主流。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是为文者所热衷，但近些年来，一些散文和散文家却在这一点上迷失，很多的所谓迷恋对艺术追求，忘却了人的存在，忘却了身边的世事，一下笔就是大词伟词，或者是空洞的不知所云词汇的堆砌，是一些凌虚高蹈的悬空，没有了泥土，也不见烟火气，少了人间情怀，少了些悲悯和文字的体温，读这样的文字，总觉得这文章和人世有点隔。但是我们提倡的关注生

存状态,也并非畸形写作,我们提倡原生态,但笔底的文字,不是简单的还原,也非对生活的照单全收,作者的识见审美还是在内里起着剪辑的杠杆作用,不错,我们的生活有酗酒、一夜情、婚外恋、堕落、沉沦、金钱至上、权力至上,但文字不能媚俗,不能做欲望的奴仆,如果散文舍弃了人性的高度、人间的温慰和痛苦的挣扎,那散文难免步入泥淖。对生存状态不夸饰不扭曲,既能够看到生活的苦熬,灵魂的尖叫,也能够看到生活的坚韧,人性的坚韧与亮度,看到绝望处的希望,看到天上的深渊,既不盲从,也不盲信,在黑暗的屋子里还有一星光亮在,在暗夜里还有星光和歌声,这样的文字和人生才是值得留下的和留恋的。

余秋雨的《门孔》是写谢晋和他的弱智儿子阿四的。谢晋青少年时代,如高阳酒徒,他的四个儿女中,只有大儿子谢衍是一正常的人,其他三个儿女均是智障。谢晋还是一如既往地爱自己的孩子,常常挤出时间在家中陪孩子们玩耍,享受异样的天伦之乐。唯一的健全的儿子谢衍却在五十九岁时先父亲而走。这对谢晋来说真是命运如此,情何以堪?此时的八十高龄的谢晋放声大哭: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2008年10月18日,谢晋在家乡悄然去世,身后遗下了八十多岁的老妻和儿子阿四。而阿四呢?阿四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还天天站在大门口,从门孔窥视,等着爸爸回家,好再给他拿皮包和拖鞋,因为阿四能做的只有这件事。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余秋雨用诗性和知性的笔,写出了谢晋门孔的两重世界:门孔外,谢晋是事业的拥抱者;门孔内,谢晋是一个命运无奈的承受者和温情的父亲。

塞壬的散文向来是在场性叙事性见长,有大量的如小说一般的细节,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重在呈现生活的真相。而《合租手记》也可看作非虚构的文本,写了几个打工仔的生存状态,真实朴素。这样的散文有别与学者的文化散文,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和时代特征,塞壬说:“我写,一定是现实的什么东西硌着我了,入侵我了,让我难受了,我写的,一定是必须要写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生理问题了,不写,我

会更加难受。一种被动的,生理的,需要被现实引爆的写作在我身上萌动起来。这些文字有原生的腥气,一个人的挣扎,喊叫,对抗,破碎,痛,旁若无人的表达,像一头野兽。”这样的表白,应该是我们阅读塞壬散文的重要的视角。

王开岭在散文《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中说:“在一个鲜耻乃至无耻的年代,我向任何有耻的人致敬,向爱惜羽毛和颜面的人致敬,向未泯的崇高意识致敬”,这篇散文无疑说的话题是:政治和政治家。通过卢武铉的死,让我们看到了脸皮薄的卢武铉的悲壮。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这是刘心武怀念王小波的倾情之作,他展现了王小波生活的侧影,颇可一读。鲁钝的《亡命走长白》让我读出那个荒诞年代的民族悲剧与个人悲剧,陈丹燕的《春日探寻聚源中学》,是汶川地震后陈丹燕到灾区的文字,既令人悲伤,又让人看到不灭的民族的精神。

至情至性的歌吟

庄子在《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身体之内者,神会行动与外。”散文是情的艺术,和别的文体比起,散文对情的依赖,超过其他文体,因此,在散文的笔下必须有情在,但我们说的情在,并不单单指抒情散文,抒情散文是不能多写的,往往流入矫情;散文无虚夸,作者一无所傍,只有自己可以依靠,要写出至情至性确属不易。

舒婷的《真水无香》在2009年4期《十月》选载,我看到时吃了一惊,记忆中这是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但现在重刊,说明好的文章是不会枯萎的,作者是以诗歌名世的,但舒婷的散文也仍看出她对母语热爱,如果说诗歌像绸缎,舒婷把散文当作手工棉纺,亲切的,坦率的,调侃的和细节的。对人来说棉布更适合人类的生活,虽然我们也希望绸缎的抚摸。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佳作,母爱如水,舒婷的杯子却空了,舒婷用沉静徐缓的文字,写了母亲的一些前尘旧事,看似随意,其实深

情,用舒婷的话说:快,标志着先锋、前卫、时尚和突破。而慢,意味着回眸、挽留、守候,也意味着某种抵抗!舒婷获奖的授奖词说:那些并不遥远的人和事,通过作者内心的回访,洋溢出一种令人叹息的真情和感伤;而那些贴身的细节,带着人性温度的怀想,被巧妙地嵌合在作者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它使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和一种生命气质的养成有着隐秘的联系,一种有感染力的写作,也往往是朝向故乡的一次精神扎根。

2009年,读到的和《背影》媲美的文字,无疑是龙应台的《目送》。这篇写父亲的佳作,每次展读,让人心颤,有一段揪心的文字在篇中重复两次:“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平静下面有激流,委婉下面有哀痛。古人曾说,读《出师表》不落泪不可谓忠,读《陈情表》不落泪不可谓孝,而今读龙应台的至情的文字,真让人感到她从金刚怒目到菩萨低眉的温婉转身是多么的完美。

余光中的《铜山崩裂》是写亡友吴望尧的,两人性情相投、诗心款曲,但后来,余氏的文学成就蜚声华人圈,而吴氏却误入商海,人生坎坷,籍籍无名。这篇文章名为悼亡,实是感喟人生,命运把人生做当狗,人的挣扎的正误有同一的标准乎?

王鼎钧的《红头绳儿》是有小说品性的散文。讲了一个战争年代美丽而凄婉的故事,写了一对少年男女纯真的爱,作者这样的越界的写作,增加了散文的厚度和可读性,文章有细节,有写实,又有空白有写意,特别是结尾留给大家一无限的想象空间。

林青霞的《穿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吴佳骏的《父亲的疼痛与乡愁》,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不同的侧面,或者是高尚或者是卑微,或者是人性的复杂,如何写人,如何写好人的散文,可以借鉴《史记》里那些光焰万年长的人物形象,一句话人是X,这样说的意思是人是无解的,这样的方程式没有答

案,如果散文的境界到达如此的化境,散文离传世就如隔墙邻里,期望不远。

历史的镜像

自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写作范式在散文界出现,借助历史的酒杯浇人生和现实块垒的写作如大河奔流,泥沙俱下,百舸争流,也有黄鹤楼上看翻船。很多的文化散文往往被文化的重量覆盖,坐而论道,高高在上,没有历史的温度也缺少个人情感的温度,文化散文是一个个血肉和思想的呈现,文化散文作者,不能被历史的重量拖垮,抄一些冷僻史料,发几句隔靴搔痒寡淡议论,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作者如同中药房里拉抽屉的师傅:引文二钱,清议二钱,想象如红枣甘草类,外加凉水文火的文字,然后喂给读者,既不治病也不防身。

顾伯冲的文化散文写得大气,内蕴深邃,顾伯冲是军人出身,平常以杂文闻名,他的笔硬朗,思想敏锐,他的《帝王的文化》纵横两千年,从始皇帝到刘邦曹操李世民康熙乾隆,从杨广李煜到赵佶,几乎把历史上有特点的皇帝梳理一遍。作者说:从封建社会朝代更迭的特征来看,一般情况下是开国帝王的文化都比较低,或者干脆是大字不识一斗,而那些坐在末代龙椅上的主顾,还是很少有文盲的,有的文学才情相当的高。可以说,论当皇帝,他们只是一个庸君;论诗人,他们却是高居上游。这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说文化与治国是相悖的吗?顾伯冲从此入手,如抽茧剥葱,说出枭雄驾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没有传统文化的绑缚,头脑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帝王不务正业,疏于朝政,不问民苦,而把吟诗填词作为事业干时,文化就成了为这个朝代垮台的助推器;当他们把文化作为陶冶情操,辅助于提高驾馭社会的能力,辅助于理清治国理政的脉络,那么文化则成为开辟盛世的铺路石。

散文《临终的眼:萧红》,写出了才女萧红一个自由漂泊的灵魂,无法躲避对肉身的迷恋和依靠,想以男性的肉身温暖却往往受到更大的

伤害,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在男权的伦理下的悲剧,这篇文章,重新组合了萧红很多不被人注目的细节,凸显了一种人生的毁灭,虽然文字只是描述,但有一种震撼的力道。

鲍鹏山的《圣人的攻击性》这篇文章体现了鲍子的一贯风格,鲍鹏山文章和他在百家讲坛上的风格一样,脑袋后面有“反骨”。在大家众口一词说儒家属于保守派思想之时,鲍鹏山却能探微发掘孔孟言行中革命性的论据和观点,为文化散文和大众阅读注进了历史新意。

生态伦理的呼唤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楼一幢幢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如蛛网辐射,人们陶醉于对大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沉迷于物欲横流的温柔富贵之乡乐不思蜀,而生态伦理的呼唤好像还未引起文人的重视。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污染,人类精神领域的逼仄乖张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病灶。生存危机和生态危机向世人发出严重警告,人类必须与生态伦理达成默契,必须珍惜人类的唯一故乡,现代人类的精神痼疾和现代社会的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甲型H1N1 流感”等等正侵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于是呼唤慢的生活,与自然地和谐共处渐渐能获得人们的赞同。

阿来的散文《大地的语言》是作者淮阳土地上见到了大片农田和生长茂盛的庄稼,在车窗上描画一个个汉字联想到它伴随着农耕文明发展的历史,进而联想到农耕文明被挤压的现状,因而产生忧虑。以此为话题,阿来“高速路”比作“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表面上,高速路将城市与乡村连为一体,实际上,在城市与乡村的发展过程中,乡村处于弱势地位,乡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出资源,换来的只是城市的繁荣和自己的落后。阿来是在善意地提醒人们要冷静地看待农业,土地、庄稼永远是人类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资源。谢有顺说,文学是让人学会生活得缓慢的学问。阿来在河南淮阳乡村风物中深情地一瞥,寄托了他对农业文明的遐思和依恋,以及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高歌猛进的经济社会的理性批判。

刘亮程的《喀纳斯灵》，是一篇诗意浓郁的散文。刘亮程的笔下，美丽的喀纳斯令人心动。石不能言，最风流的是抱在一起的男女石头人，裸露身体，在霞光彩云的山坡上做着天底下最美的事儿。千万年的相拥相亲，风流石在自然的天地和年轮里张扬挥洒着生命的野性和活力。

这块风流石应是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的一帧生命图腾。而关于它的口传，应该是别有用心者添加了“德化”的元素。不管是风流成性的哈巴特被女萨满用“锁”锁住了“钥匙”脱不了身，还是后来被赋予了让情人回心转意魔力的神石，都与道德教化的思维相近，却与游牧民族天生爱自然的野性相去甚远。

刘亮程在喀纳斯听见山挤山相互推搡的声音，他踏上月光之桥，蹲在星星中间看自己匆忙经过却未及细看的人世——“这样的人世看久了，会是多么陌生，仿佛我从未来过，从我离开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来过，以前以后，都没有过我。我会在那样的注视中睡去。我睡去时，满天的星星也不会知道它们中间的一颗熄灭了。我灭了以后，依旧黑黑地蹲在那些亮着的星星中间。”

这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人就是自然的一个分子，无论多狂妄最后还是被自然收留。刘亮程固执地保持了对诗意的由衷热爱和对乡土的深情回眸。这样的反观和追忆是刘亮程借以审视现实呼唤生态伦理的一种支撑。

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尽显大家手笔，王宏哲的《杂草丛生》令人欣喜，但写狗的那节有点似曾相识，像是从刘亮程的文字脱胎，但借鉴是正常的，怎样把握继承与创新，因为继承是双刃剑，既可斫敌，也可自戕，不可不慎。

盘点 2009 年的散文，自然是取个人的视野，是一份不完整的精神档案。阅读档案，在 2009 年散文创作中出现了几部重头的作品，篇幅都在十万字以上，展现了现代散文的博大与深邃。

2009 年出现了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这是一篇乡村传，他用平实的笔调追怀了自己的父辈，同时也与灵魂对话、自我解剖，写

出了一种乡土的生命精魂,阎连科思索乡土却无法走出乡土,在绝望和希望纠葛中在文字中爬行。

刘醒龙的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是一部思想激荡、情感深沉的书。散文并不都是舒适之闲笔,刘醒龙用太多确凿的命运领悟,轻言细语却又振聋发聩地点出史实的吊诡,时世的纷纭,文明的嬗变。

从2006年至2008年,三年辛苦,只为寻找“一滴水”,继而追究其“有多深”,是中国知识分子知行相融品格的重现,这样的写作态度、眼界和胸怀是令人敬佩的。

在散文开花的原野上的人与马,是马上观花,满眼的姹紫嫣红,往往使马忘记了责任,而作为观花者,虽然努力记住每一朵花的模样和芬芳,记住每一蝴蝶的滑翔,但限于篇幅,只能是留下小小的遗憾,那就留待以后的补遗,来报答各位读者!

耿立

2009年12月

目录

CONTENTS

- 001 序文 乱花迷人眼:盘点 2009 散文
- 001 大地的语言 | 阿来
- 010 悲欢夜戏 | 陈幸蕙(台湾)
- 014 临终的眼:萧红 | 耿立
- 025 门 孔 | 余秋雨
- 038 一棵想家的玉米 | 朱千华
- 052 苜蓿地 | 张行健
- 061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 迟子建
- 064 穿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 | 林青霞
- 067 夜渔是抒情的歌谣 | 高维生
- 074 父亲的疼痛与乡愁 | 吴佳骏
- 079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 刘心武
- 090 合租手记 | 塞壬
- 099 秋以为期 | 夏磊
- 104 圣人的攻击性 | 鲍鹏山
- 108 四十以后 | 半夏
- 112 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 章诒和
- 120 湘西年味——湘西不为人知的十六种过年习俗 | 彭学明

- 133 河床,在时间的岁月中 | 陈启文
- 146 壶中风月 | 徐风
- 154 星星都已经到齐了(散文二题) | 张晓风
- 165 黑夜在尖叫 | 白小云
- 173 静水深流 | 金锦
- 179 相见不恨晚 | 席慕容
- 186 徘徊在城南 | 路也
- 190 喀纳斯灵 | 刘亮程
- 203 目送(外三篇) | 龙应台
- 210 铜山崩裂 | 余光中
- 221 红头绳儿 | 王鼎钧
- 228 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外一篇) | 张宗子
- 245 真水无香 | 舒婷
- 258 春日探寻聚源中学 | 陈丹燕
- 264 纪念何满子先生 | 林贤治
- 270 档 案 | 江少宾
- 276 蔡元培的眼光 | 孙郁
- 278 在蓝色炊烟里 | 麦阁
- 283 亲历震区十日 | 商泽军
- 293 手艺的光芒 | 叶梓
- 297 哭泣的昆虫 | 徐鲁
- 302 金 子 | 马召平
- 313 在祖父的遗像前 | 姚洋
- 321 五月的鲜花 | 李皖
- 328 帝王的文化 | 顾伯冲
- 337 白夜谭二则 | 翟永明
- 346 回想春天的气味 | 唐敏
- 349 隔岸的花树 | 朱以撒
- 356 从棣花到西安 | 贾平凹

- 360 波希米亚河——听斯美塔纳《我的祖国》 | 张杰
- 367 一种声音找到了它的喉咙 | 夏榆
- 377 你认得字吗？ | 张大春
- 385 我与父辈 | 阎连科
- 390 记芳魂——遥寄父亲 | 苏炜
- 397 给树留个柿子 | 毛甲申
- 402 瓦尔特·司各特和他的爱丁堡 | 杉娃
- 408 那山那村是我家 | 摩罗
- 412 杂草丛生 | 王宏哲
- 423 感受《临界·大十字架》系列之光 | 刘烨园
- 429 亡命走长白——我在“文革”中的三年逃亡 | 鲁钝
- 440 两省书 | 杨献平
- 449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 王开岭

大地的语言 ▸ 阿来

朋友来电话,招呼去河南。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从机场出来,上高速,遥遥地看见体量庞大的郑州市出现在眼前。

说城市体量庞大,不只是出现在视线中那些耸立的高大建筑,而是说一种感觉:那隐没在天际线下的城市更宽大的部分,会弥散一种特别的光芒,让你感觉到它在那里。声音、尘土、灯光,混同、上升、弥散,成为另一种光,笼罩于城市上方。这种光,睁开眼睛能看见,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这种光吸引人眺望,靠近,进入,迷失。但我们还是一次次刚刚离开一座城市就进入另一座城市。重复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体验:在不断兴奋的过程中渐渐感到怅然若失。我们说去过一个省,往往就是说去省会城市。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也以为就是眼前已经若隐若现的这个城市。汽车拐上了另一条高速路,这时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下面的周口市,再下面的淮阳县。

还在车上,热情的主人已经开始提供讯息,我知道了将要去的是一个古迹众多的地方。这些古迹可不是一般的古迹,都关乎中华文明在黄河在这片平原萌发的最初起源。这让我有些心情复杂。当“河图洛书”这种解析世界构成与演化的学问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我的祖先尚未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现隐约的身影。所以,当我行走在这片文明堆积层层叠叠的大地之上时,一方面深感自己精神来源短暂而单一的;一方面也深感太厚的文明堆积有时不免过于沉重。而且,所见如果不

符于想象时,容易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

我愿意学习,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大愿意去那种古迹众多的地方。那种地方本是适于思想的,但我反而被一种莫名的能量罩住了,脑袋木然,不能思想。这也是我在自由行走不成问题的年代久久未曾涉足古中州大地的原因吧。

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

在那些古迹众多之地,自然往往已经破碎,总是害怕面对那种一切精华都已耗竭的衰败之感,更害怕大地的精华耗竭的同时,族群的心智也可怕地耗竭了。所以,此行刚刚开始,我已经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希望。行车不到十分钟,就在我靠着车窗将要昏昏然睡去时,超乎我对河南想象的景观出现了。

这景观不是热情的主人打算推销给我们这群人的。他们精心准备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文化菜单,而令我兴奋的仅仅是在眼前出现了宽广得似乎漫无边际的田野。

收获了一季小麦的大地上,玉米,无边无际的玉米在大地宽广中拔节生长。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在细雨中吮吸。这些大地在中国肯定是最早被耕种的土地。世界上肯定也少有这种先后被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今天燃烧着石油的机具都耕作过的土地。人类文明史上,好多闪现过文明耀眼光辉,同时又被人类自身推向一次次浩劫的土地,即便没有变成一片黄沙,也早在过重的负载下苟延残喘。

翻开一部中国史,中原大地兵连祸接,旱涝交替。但我的眼前确实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有那么深厚肥力滋养这么茁壮的庄稼,生长人类的食粮。无边无际的绿色仍然充满生机,庄稼地之间,一排排的树木,标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时也遮掩了那些素朴的北方村庄。我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是令人感到安心的景象。